



第十屆香港

文學節

The 10th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Feeling
Nostalgic

念念不忘



第十屆香港文學節 研討會論稿匯編



第十屆香港
文學節
The 10th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Feeling
Nostalgic
**念
念
不
忘**

第十屆香港文學節
研討會論稿匯編



第十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編 / 香港公共圖書館編.

香港：香港公共圖書館，2015.

291頁：插圖：21公分.

ISBN 978-962-8899-34-0

I. 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編 II. 香港公共圖書館

III. 香港文學節 IV. 中國文學評論

820.7

第十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編

編輯 香港公共圖書館

校對 王惠屏

設計 蔡佩瑤

出版 香港公共圖書館

地址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六十六號

香港中央圖書館十一樓

網址 <http://www.hkpl.gov.hk>

承印 特佳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 2015年

贈閱本

©2015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ISBN 978-962-8899-34-0

本書所表達的意見和觀點並不代表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立場。

目錄

研討會(一) 個人閱讀史：記憶的回訪與再現	8
現場紀錄*	9
論稿匯編	
自傳式寫作：彷彿他者的自我	唐睿 49
埋首書堆六十年	許定銘 61
幽深的記憶：香港的樓影和山影	鍾玲 73
兩種「記憶的回訪與再現」	樊善標 83
研討會(二) 尋找城市的文學記憶	92
現場紀錄*	93
論稿匯編	
文字流轉，城池相望	葛亮 137
「徒然惆悵，但知道自己已歸根的成為公民」 ——香港三十至五十年代詩及電影中的「本土意識」	游靜 149
王韜、張愛玲的香港「易」經	呂文翠 165
城池在望，尋找記憶	陶然 187
研討會(三) 書頁上的美味記憶	198
現場紀錄*	199
論稿匯編	
與食物對話：試論梁秉鈞食物詩的寫作策略	區仲桃 237
對照記——鍾曉陽《哀傷紀》中的飲食情節	黃念欣 253
禮藏於器——飲食文化的演變與《紅樓夢》四十一回	張錯 267
舌尖上的記憶	黃子平 283

* 現場紀錄經由編輯根據錄音整理。為方便閱讀及避免內容與論稿過於重複，發言或經刪節，部分用字及語序也有所調整，講者原意以現場演講錄音為準。

第十屆香港
文學節
The 10th Hong Kong
Literature Festival

Feeling
Nostalgic
**念
念
不
忘**

第十屆香港文學節
研討會論稿匯編

第十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編 / 香港公共圖書館編.

香港: 香港公共圖書館, 2015.

291頁: 插圖: 21公分.

ISBN 978-962-8899-34-0

I. 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編 II. 香港公共圖書館

III. 香港文學節 IV. 中國文學評論

820.7

第十屆香港文學節研討會論稿匯編

編輯 香港公共圖書館

校對 王惠屏

設計 蔡佩瑤

出版 香港公共圖書館

地址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六十六號

香港中央圖書館十一樓

網址 <http://www.hkpl.gov.hk>

承印 特佳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 2015年

贈閱本

©2015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ISBN 978-962-8899-34-0

本書所表達的意見和觀點並不代表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立場。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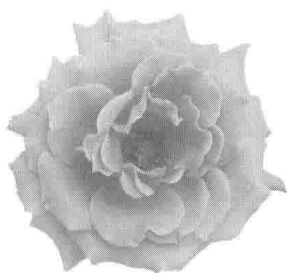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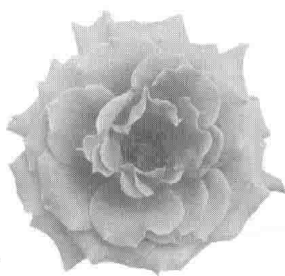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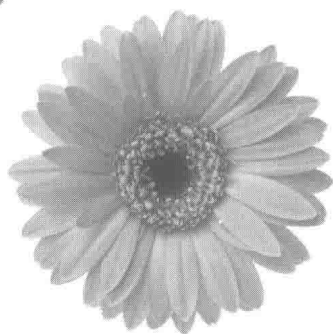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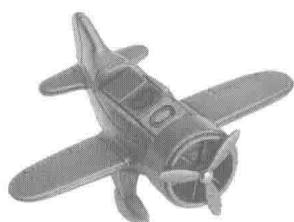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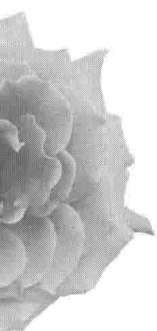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於2014年6月26日至7月13日舉辦「第十屆香港文學節」，以「念念不忘」為主題來開展紛繁多姿的文學活動，其中一項重點活動是一系列三場的「文學與記憶」研討會，邀來本地及海外的知名學者、作家和評論家，探究記憶對文學創作的意義，以及記憶在文學書寫中呈現的各種形態及其象徵和意涵，並多角度解構作家如何用文字築起的記憶城邦。這冊《匯編》刊載三場研討會共九位講者的論文及三篇講評文章，並輯錄了研討會的錄音文字紀錄，以祈讀者在研讀論文之餘，亦得以參考嘉賓的親身解說，再配合收聽第十屆香港文學節網頁<http://www.hkpl.gov.hk/10hk1f>所連結的錄音檔，盼能為研究香港文學提供一項重要的參考資料。



目錄

研討會(一) 個人閱讀史：記憶的回訪與再現	8
現場紀錄*	9
論稿匯編	
自傳式寫作：彷彿他者的自我	唐睿 49
埋首書堆六十年	許定銘 61
幽深的記憶：香港的樓影和山影	鍾玲 73
兩種「記憶的回訪與再現」	樊善標 83
研討會(二) 尋找城市的文學記憶	92
現場紀錄*	93
論稿匯編	
文字流轉，城池相望	葛亮 137
「徒然惆悵，但知道自己已歸根的成為公民」	游靜 149
——香港三十至五十年代詩及電影中的「本土意識」	
王韜、張愛玲的香港「易」經	呂文翠 165
城池在望，尋找記憶	陶然 187
研討會(三) 書頁上的美味記憶	198
現場紀錄*	199
論稿匯編	
與食物對話：試論梁秉鈞食物詩的寫作策略	區仲桃 237
對照記——鍾曉陽《哀傷紀》中的飲食情節	黃念欣 253
禮藏於器——飲食文化的演變與《紅樓夢》四十一回	張錯 267
舌尖上的記憶	黃子平 283

* 現場紀錄經由編輯根據錄音整理。為方便閱讀及避免內容與論稿過於重複，發言或經刪節，部分用字及語序也有所調整，講者原意以現場演講錄音為準。



研討會(一)

個人閱讀史：

記憶的回訪與再現



研討會(一)

個人閱讀史：記憶的回訪與再現

日期：2014年7月5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1時30分至4時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主持：王良和博士

講者：唐睿先生

自傳式寫作：彷如他者的自我

許定銘先生

埋首書堆六十年

鍾玲教授

幽深的記憶：香港的樓影和山影

講評：樊善標教授

討論時間

王良和博士

原籍浙江紹興，在香港出生。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士，香港大學哲學碩士，香港浸會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曾獲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大拇指詩獎、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著有詩集《驚髮》、《柚燈》、《火中之磨》、《樹根頌》、《尚未誕生》、《時間問題》；散文集《秋水》、《山水之間》、《魚話》；小說集《魚咒》，以及編著有對談文集《打開詩窗——香港詩人對談》。

研討會（一）現場紀錄

個人閱讀史：記憶的回訪與再現



王良和：各位聽眾，我相信大家也急不及待，今天的安排是這樣的：待會幾位講者會依剛才大會的介紹，由唐睿先生先講。唐先生講的時候，我們四位會到台下就座，我們也想欣賞唐先生發言時所做的powerpoint〔簡報〕，之後待每位講者講完後，所有講者會回到台上就座，由樊善標教授講評。講評完後

會向大家開放提問時間，你們可把問題寫在紙上，然後交給大會工作人員。

今日三位講者的講題，皆與這個主題：「個人閱讀史：記憶的回訪與再現」有關。由留學法國讀法國文學（的唐睿），到有數十年藏書、開書店賣書，和在本土裏面跟閱讀有關的經驗（的許定銘）；以至與香港及台灣關係密切的鍾玲教授，講香港作家的山影和樓影，這涉及以香港為主的作家，大部分已經在台灣具有相當知名度。

我不耽誤大家時間，那就把時間交給唐睿先生。他的論文是〈自傳式寫作：彷如他者的自我〉。請唐睿先生。



唐睿：各位聽眾、老師、前輩午安。今天想講的主題，我姑且把它稱為〈自傳式寫作：彷如他者的自我〉。我先介紹一下為甚麼講這個主題及論文的來歷。當我收到圖書館邀請的時候，看一下同場的幾位嘉賓、主持人及講評人的資料，他們也是一些很熟悉的前輩。我估計圖書館邀請我、鍾玲老師及許定銘先生一

起去講這個主題，這可能他們有一個原因，這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鍾玲老師和許定銘先生除了寫評論文章外，他們也從事散文創作，其實他們也是作家，不知為何只有我的名牌上有「作家」名銜，其

實他們也是資深作家，也許他們名銜比較多，所以名牌位置不夠放。

故此，我想圖書館可能想我們一起分享閱讀經驗及創作經驗的關係。當時我想起，那就分享自己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是我在法國讀比較文學碩士的時候寫，一會兒分享的時候，我覺得有點困難，原本的原文長達十二萬法文字，我決定撮要的時候也覺得很困難，因為圖書館限制我們的字數不能過多，所以現在只餘下數千字。我希望仍能抽取其中的精要，觸及問題的所在。為何挑選這篇文章？除了是因為自己讀比較文學的時候寫之外，其實亦因為寫的時候正值自己創作小說《Footnotes》的時候。當自己回望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在寫作或研究這兩位作家的時候，當我思考他們的問題的時候，他們於作品中所想到的，可能或多或少啟發了我的創作。我希望在以下講解的時候，能夠突出這個重點。

兩位作家：以撒·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及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先簡單介紹他們的背景，以撒·辛格現在較少人記得，其實他是197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過現在關於他的討論真的很少，這也在當時他預料之中。他的寫作歲月正值後現代主義開始萌芽的時期，他的寫作較傳統，他欣賞的是俄國的傳統小說。除此之外，他也有一個深厚的猶太人文化，特別是東歐人猶太人文化，即是意第緒語言及意第緒文化的一個背景。

那「意第緒」是甚麼呢？就是Yiddish，是東歐猶太人的語言，如果現在問它具體又是怎樣的呢？他們的字母採用希伯來文字母的拼音，聆聽的時候會發現，為何很像德文呢？其實它有濃厚德國中世紀方言的語言混集其中，其實它不單有德國中世紀的方言，也混集了羅馬尼亞及波蘭這些東歐地區的方言，也結合一些傳統猶太人的希伯來文而發展出來的語言。

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的時候，正值意第緒文化的輝煌時期。包括現時很多人談論的卡夫卡，他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所以如果熟悉意第緒文化，我們會發現卡夫卡作品中，那種所謂很現代、很荒誕的敘事技巧，其實一點也不新鮮。因為在猶太人的傳統，尤其是

他們口傳文學中，其實經常有寓言色彩的故事，「寓言」是指童話故事的寓言，不是Prediction的「預言」，不是「世界末日」的那種預言。所以我們會看到，辛格的寫作富有特色。辛格是猶太人背景，他自己也深受猶太人的傳統文化影響，他父親是一位拉比，拉比是指猶太人的一位宗教教師。故此，他的文化底蘊深厚，對猶太人的傳統認識亦非常之深。他幸運的是，在希特拉徹底清洗猶太人之前，其實當時東歐的猶太人社區已感受到那種壓力。慶幸的是，辛格在希特拉的魔掌延伸到該區之前，他就決定移民到美國，因為他哥哥也移民到那裏。所以在1935年的時候，辛格就移民到美國，之後一直在美國寫作。其實他的作品可供討論之處太多，可惜我今天未能處理。我想強調的是他的短篇小說，如果有些讀者對辛格感到陌生，我建議可閱讀他的短篇小說，特別留意他那種濃厚寓言色彩的敘事筆法，在所見的現代作家作品中相對比較少見。這是值得我們去欣賞及參考，如果你是創作人也可借鑑一下。

辛格一直予人「美國作家」的錯誤印象。我跟外國作家及老師討論的時候，他們也不禁問：「他原來是美國作家來的？」為何有這個錯誤印象？因為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已經移民美國了，還有他的作品是第一時間被翻譯成英文，正因如此，其作品才能廣泛流傳。其實，不少人也忽略了他並非用英文寫作的，只不過他的作品完成後，有譯者很快把它翻譯成英文而已，其實他畢生也堅持用意第緒語寫作。

其實，他自己也早有心理準備，因為意第緒語，具體我不清楚，因為我當時寫論文時查找的資料，全球只剩三百萬人講這種語言，其實猶太人嘗試在紐約、美國地區去復興這種語言，但我不清楚現在的成果如何，確實是很困難。一種方言在死亡後再復興是很困難的事，希伯來文是一個比較神奇的例子，而意第緒語真是有點困難。

辛格亦知道自己的語言，甚至文化終會消失及被遺忘，他作為這文化成員的一分子，希望透過自己的寫作，可以替這文化作一個紀錄。我在寫這論文的時候，包括自己的創作也是，也不禁在想：「那粵語呢？」。我們現在很恐懼，有「被同化」的憂慮，現在中學用普通話教授中文，那粵語的地位將如何？當時我也思考這問題，所以在我自

己的作品裏對本土的方言也有考慮，認為粵語也能應用在文學創作中，其中一些概念啟發自辛格。

另一位要講解的作家是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他跟辛格沒有甚麼共通點，如要硬扯的話，就是他也是猶太人。但他跟辛格不同，因為他是第三代的猶太人，他已經不是拉比家庭的長子嫡孫，故此他不似辛格一樣具有深厚的猶太人傳統。不過，我記得他有一次在訪問提到，因為有人問他：「你如何慶祝聖誕節？」他回答：「我家人係猶太人，我家庭不會慶祝聖誕節。」我就想，雖然猶太傳統在他身上已消亡，但在他身上或多或少仍保存一點猶太人傳統的文化底蘊，這可能是介乎一種「潛意識」滲透在他的作品中，並非如辛格一樣明顯地去寫猶太人社區在波蘭生活那種主題，所以有少許不同之處。

保羅·奧斯特在法國是非常之紅(按：有名)。如果你在法國乘搭地鐵的話，可以看見地鐵站入面，有很大的(燈箱)，香港(地鐵站)的燈箱其實很小，法國地鐵站的廣告很大，(面積)相等於兩個至三個香港(地鐵站)的燈箱。你會看到整個地鐵站滿佈保羅·奧斯特的新書出版(廣告)。他真的很受歡迎。為甚麼呢？保羅·奧斯特本身很愛法國，法國人現在也很愛他。七十年代的時候，很多法國作家有一種，應是美國作家，有一種「朝聖」的心態，他們會到法國。這個傳統在早一輩作家也能看到，例如海明威，他曾旅居法國一段長時間。因為美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有一種割裂的心態，他們屬於歐洲文化的道統，但他們覺得跟歐洲文化斷裂了，所以年輕一輩的知識分子有時會有這種情懷，到英國、意大利及法國去尋根。保羅·奧斯特是其中一位。

他在法國旅居四年後返回美國。如要簡單介紹他的作品，在座的讀者不認識保羅·奧斯特的話，建議大家去閱讀《紐約三部曲》、《巨獸》或者是《孤獨及其所創造的》這幾本書。最後一本的中譯本不太順口，其實是一部自傳色彩濃厚的一本(書)，我不清楚應特別把它介定為「自傳」或是「小說」，這由讀者去界定吧！每人的領受也不同。特別我想說的是，保羅·奧斯特擅於運用偵探小說的結構去表達，故事起初是引起讀者好奇，令你以為它是一本偵探小說，但其實後面是討論一些思想性強的內容。這就是他們二人的背景介紹。

我想進入我論文的討論。在論文之中，我會先討論現實世界及敘事世界。我們現在明刀明槍的去講，就會發現我們也懂得區分兩個世界：「現實世界就是現實世界，敘事世界就是敘事世界」。我不會嚮往有一日在武當山練功，然後就可以進入《射鵰英雄傳》的世界，那個是敘事世界。不過，某程度上當我們回看文化的傳統，世界各地也是，例如我們看到一些歷史作品的時候，我們有時候不太能夠區分現實世界及敘事世界。例如說，我剛看見許迪鏘先生來到，我喜愛引用他一個例子教書，他寫了一本書，希望我沒記錯，如有請指正，就是《中國語文不難學，為甚麼我總是學不好》。他在書中舉出一系列中學老師應向同學提及的問題，但他們往往沒時間提，結果浪費了教學生的機會，這比較可惜。入面提到一件事，在《史記》中，張良認識了橋下老人。可能在座讀者也知道這個故事，張良替橋下老人拾鞋，他認為張良這年青人也不錯，叫他第二天早些來，有東西給張良。翌日張良遲了起床，很晚才到，橋下老人向張良道：「你這麼遲才到，年輕人，你明天再來！」張良翌晨再早一點去，豈料第二天橋下老人老早已在：「年輕人，為何你總比老伯遲到！你第三天再來！」張良不忿氣，第三日大清早，《史記》描寫就說，張良在早得街道無人的時候就去到，然後見到橋下老人慢條斯理的來到。後來，橋下老人對張良說：「你這年輕人也不錯！」之後就傳授了兵法。

許迪鏘先生在書中提出一個問題，他說，如果我們視《史記》為歷史書，歷史書就是敘事世界，不是金庸武俠小說的世界，如果當歷史書的話。但是，如果依他的寫法真的是「早得沒人看到」，敘事者又如何見證此事真的如此發生呢？回看我們的傳統，其實我們有時在某些界線上也會把將敘事世界及現實世界界線模糊了，不能夠區分。

在法國小說《紅與黑》入面，司湯達在第十三章引用了一位法國歷史學家（按：指聖·雷阿爾（Saint-Réal））一句說話：「小說，是人類在沿途行走時可以拿起在手裏鑒照的鏡子。」這個中譯不太好，其實它法文真正的意思是：「小說是一面自由行走在街上的鏡」。我為甚麼引用這句話，這是因為它是我某一年法語考試的題目，題目就是這句話，然後就要作答去辯論。其實背後的意思是甚麼，就是敘事世界及現實世界的界線究竟在哪裏？或者是敘事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關係在哪裏？為